

冊府元龜

七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七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七冊目錄

卷三〇六	奢縱	三六〇三	卷三一七	正直二	三七三九
	專恣	三六〇六	卷三一八	褒寵一	三七五四
	驕慢	三六一二	卷三一九	褒寵二	三七六五
卷三〇七	姦邪	三六一五	卷三二〇	識量	三七八一
	貪贖	三六一八	卷三二一	器度	三七九〇
	害賢	三六二〇		畏慎	三七九三
	譴讓	三六二二		慎密	三七九五
宰輔部				知人	三七九六
卷三〇八	總序	三六二六	卷三二二	禮士	三七九九
	佐命一	三六二八		出鎮	三八〇二
卷三〇九	佐命二	三六三八	卷三二三	總兵	三八一二
卷三一〇	德行	三六五一		機略	三八二〇
	問望	三六五六	卷三二四	薦賢	三八二三
	清儉	三六六〇	卷三二五	諫諍一	三八三四
	威重	三六六三	卷三二六	諫諍二	三八五一
卷三一一	謀猷一	三六六五	卷三二七	諫諍三	三八六三
卷三一二	謀猷二	三六七九	卷三二八	諫諍四	三八七五
卷三一三	謀猷三	三六九〇	卷三二九	任職	三八八三
卷三一四	謀猷四	三七〇〇		兼領	三八八八
卷三一五	公忠	三七一二	卷三三〇	奉使	三八九一
卷三一六	正直一	三七二七	卷三三一	退讓一	三八九三
			卷三三二	退讓二	三九〇二
			卷三三三	罷免一	三九一六

卷三三三 罷免二 三九二七

卷三三四 譴讓 三九四一

卷三三五 竊位 三九五二

自全 三九五五

不稱 三九五八

卷三三六 識闇 三九六三

依違 三九七一

強很 三九七三

卷三三七 不協 三九七七

徇私 三九八一

樹黨 三九八九

卷三三八 奢侈 三九九三

貪黷 三九九五

專恣 三九九九

卷三三九 邪佞 四〇〇五

忌害 四〇一〇

不忠 四〇一五

將帥部 (11)

卷三四〇 總序 四〇一九

佐命一 四〇二九

卷三四一 佐命二 四〇三八

卷三四二 佐命三 四〇四八

卷三四三 佐命四 四〇五九

卷三四四 佐命五 四〇六八

卷三四五 佐命六 四〇八一

卷三四六 佐命七 四〇九三

卷三四七 佐命八 四一〇三

卷三四八 立功一 四一一七

卷三四九 立功二 四一三〇

卷三五〇 立功三 四一四六

卷三五二 立功四 四一五九

卷三五三 立功五 四一七〇

卷三五四 立功六 四一八五

立功七 四一九八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 七

奢縱

專恣

驕慢

奢縱

夫位不期驕而傲逸之自至欲不可縱而禮度之遂
愆故先儒以為損之招而惡之大也漢室而下乃有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奢縱

卷之三百六

藉帝闈之勢處外姻之貴問恩克已靡圖進德不以
盛滿而為戒姑務紛華而自恣乃至與服奉養之物
極其珍麗室宇晏樂之具過於豪縱踰矩而弗禁怙
奢而彌放其或盈而蕩佚而邪天實禍淫咎不旋踵
惟其所召孰將見哀至乃獲免於身克終庸下彼已
之諸亦足配焉

漢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為丞相嘗請考工地

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

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帝責

其此請謂之日何不

遂取武庫蚡乃退也 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

東鄉

自處尊位也

鄉讀皆日賀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

曲撓

也音女 由此滋驕滋益 治宅甲諸第言為諸第之上

上矣 田園極膏腴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屬建及也 前堂羅鍾鼓立曲旃旃旗之名也通

也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許慎 後房婦女以百數

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眾也

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奏進也

霍禹孝宣皇后之兄也禹嗣父光為博陸侯與弟山

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光兄孫雲當朝請數

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園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

朝謁莫敢譴也

史丹祖父恭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宣帝微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奢縱

卷之三百六

二

時依倚史氏恭子高為大司馬庫騎將軍領尚書事

封樂陵侯成帝初丹為左將軍光祿大夫封武陽侯

尤得信於帝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

僮僕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食極滋

味聲色之樂

王譚成帝舅也封平阿侯譚帝商成都侯立江陽侯

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世謂之五侯群弟爭為奢侈

略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

百數羅鍾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

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甯望甯望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欲之百姓歌之五侯初起曲陽最怒懷洪高都連竟外杜橫決高都水入長安高都水在長安西也杜鄠二長安有高都外杜里既壞決高都作殿復行及外杜里咸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驛作大第宅不得從土山漸臺西白虎皆以効天子之制也其僭者如此

王商成帝舅成都侯嘗病欲避暑從帝借明光宮明光宮在城內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圍輞濯越歌輞與輞同濯輞同輞輞人爲越歌也輞謂濯之短者也今帝幸商第見吳越之人呼爲輞音號越歌爲越之歌冊府元龜外戚部卷之三百六 三

穿城引水意恨內街之曲陽侯根奢驕僭上赤墀青瑣以青畫戶邊鐫中天子制也謂刻爲連瑣交而青

後漢馬防明德皇后之兄也爲衛尉後以病乞骸骨詔賜故山中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容奔湊四方畢至

竇憲章德皇后之兄也爲大將軍弟篤爲衛尉景環皆侍中奉車駙馬都尉四家競脩第宅窮極工匠

梁冀順烈皇后之兄也爲大將軍乃大起第宅舍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懸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嶺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與妻孫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冊府元龜外戚部卷之三百六 四

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十里又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歟冀又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轎車鄭玄注周禮云轎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頭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輦轎狹冠單衣狐居曳也單衣若狐尾也冀又以火流布爲單衣晉大會賓客莫陽爭酒失杯而汗之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燐燐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燦然潔白若用灰水焉晉羊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性豪侈費用無齊限而

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雖下豪貴咸競効之又喜遊
謠以夜續晝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較
尉劉毅効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
王愷文明皇后之弟爲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
豪侈及石崇羊琇之徒以奢侈相尚愷作紫絲步障
四十里又用赤石脂塗壁

王濟尚嘗山公主年二十起家爲中書郎遷侍中出
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於是移第北邙山
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雒京地甚貴齊穴地爲馬埽
編錢滿之時人謂之爲金滿帝嘗幸其它供饌甚豐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奢縱

卷之三百六

五

悉貯琉璃器中蒸脆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
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賈謐惠皇后妹之子本姓韓以賈后之勢資其驕寵
奢侈踰度室宇崇儲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
宋徐湛之母高祖女會稽公主爲尚書僕射湛之貴
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音樂之妙冠
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資端研衣服
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
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

奢儲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饌
湛之一事之美兼於何孟

何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邁少以貴戚居顯官
好大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聖在江乘縣界去京
師三十里邁每遊屐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

南齊何戢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爲吏部尚書家
業富盛性又奢侈衣服被飾極爲奢麗

後魏馮熙文明太后之兄也爲雒州都督因事取人
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
爲貪縱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奢縱

卷之三百六

六

北齊爾朱暢魏孝莊皇后弟也爲肆州刺史家富於
財招致賓客既藉門地極窮豪侈

妾獻武明皇后兄子也戲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
縱情財色爲時論所鄙

唐楊慎交尚中宗女長寧公主爲駙馬都尉與武崇
訓等各將油灑地以築毬場用功數百萬妨害農務
欽怨於人

武延秀拜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於金城坊造宅窮極
奢麗延秀既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爲右相兼劍南節度與

貴妃姊號國夫人於宣揚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締緯
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號
國夫人臨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衢路觀者無
不駭歎每扈蹕驪山國忠以劔南幢節引於前出有
錢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關侍歌兒相望
于道

國忠子暄爲太嘗卿兼戶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暄弟
暄爲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於親仁里立第窮
極奢侈

杜棕爲駙馬都尉位極將相以服御飲饌自奉務極
冊府元龜外戚部 卷之三六六 七

華侈

梁趙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爲戶部尚書充租庸使
巖聞唐朝駙馬都尉杜棕服御飲饌華侈巖恥其不
及繇是豐其飲膳嘉羞法饌動費萬錢餽飲網商其
徒如市權勢燿灼人皆阿附及唐莊宗至巖踰垣而
逆素與許州溫韜相善巖往依之既至韜斬巖首送
京師

專恣

甥舅之戚雖莫加焉而宗周之禮以異姓爲後帶礪
之盟厚莫重焉而隆漢之制非劉氏不王皆所以强

幹而弱枝防微而杜漸也人士政息世變風移北鷄
司晨良書之訓無補彼童而角詩人之刺足聞於是
親黨並興寵倖滋熾貨富埒人主權勢踰本枝小則
避燠之狐託神立而逞志大則時術之蟻漏山阿而
構災博觀前聞用垂明誠

魏冉秦昭王冉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即位以冉爲將
軍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
太后自治任冉爲政昭王三十六年魏人范雎言宣
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昭王悟免冉相國出關
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

冊府元龜外戚部 卷之三六六 八

漢田蚡武帝母王太后異母弟爲太尉雖不任職以
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効効謂見 士吏趨執利者

皆去丞相實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薨丞
相昌御史大夫翟青坐喪事不辦免帝以蚡爲丞相

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郡及諸侯也 蚡爲人貌侵
生責甚侵短小也 生貴謂蚡言郡國耳蚡爲人貌侵

武帝初即位富於春秋謂年 蚡以肺附爲相舊解云
肝肺之相附者一說肺附木肺附如 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

下不肅痛猶甚也 言以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 當是時丞相入奏
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帝通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上官桀為左將軍與大將軍霍光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官為婕妤鄂邑所食邑為蓋主侯所尚故云蓋主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

霍禹光子光薨禹嗣為博陸侯魏相為御史大夫後兩家奴爭道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矚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遁去

王鳳成帝長舅封平陽侯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冊府元龜外戚部卷之三百六

九

事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鳳用事帝遂謙讓無所顧顧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左右嘗薦

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帝召見歆誦讀

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

皆曰未曉大將軍曉猶白也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

右叩頭爭之帝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遁止其見憚

如此帝即位數年無繼嗣體管不平定陶共王來朝

天子留不遣歸國曰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

有彖定陶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帝甚親重鳳心不

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

嘗定陶王雖親於禮嘗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嘗詭違也故天見戒見顯示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

鳳而許之共王辭去帝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

章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延奏封事言日蝕之

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章對曰日蝕陰侵陽臣顯君

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鳳不

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鳳不可令久典事

宜退使就第天子感悟納之因薦鄒卿太守馮野王

以代鳳鳳聞之上疏乞骸骨辭指甚哀帝少而親倚

鳳弗忍廢使尚書劾章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

冊府元龜外戚部卷之三百六

十

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王莽孝元皇后弟子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共徵立

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委

政於莽莽顯威福江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

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

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

遂遣使者逼守立仁令自殺

後漢實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

子穆等遂交通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

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

安侯劉肝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肝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寶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

寶憲章德皇后兄也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

水公主園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

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噤塞也陰音或作鳴音後發覺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

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殺之徒皆置

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邳壽

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壽邳壽子孫是朝臣震懾望風

冊府元龜外戚部專恣卷之三〇六

承旨

實景憲之弟爲執金吾子孫放縱張酺爲河南尹景

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縱騎侯海等五

百人毆傷市丞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

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之

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減罪以辭景命酺即上言

其狀實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閭顯安思皇后兄也建光初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

較典禁兵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朝權后臨朝以顯

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

威重前朝乃譏有司奏寶及其黨與皆下獄次於是景爲衛尉耀城門較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

梁冀順烈皇后兄也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

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

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

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安慰放家欲以

帝乃拜冀爲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冲帝

立始在襁抱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

冊府元龜外戚部專恣卷之三〇六

參錄尚書冀雖辭不肯當而後暴滋甚冀愛監奴秦

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孫壽所壽見宮輒屏御

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内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

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

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侍中卿較尉郡

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

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開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

者至於罪徒四方調發歲時貢獻先輸上第於冀上

第一乘輿乃其次焉吏人以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

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賓客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

取奴女御豎而使人復乘勢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莫又起別第於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莫專擅威柄凶恣日橫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宿衛近侍並所親樹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莫門謝恩然後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莫莫賓客家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姦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路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罪人誠非敢聞莫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

冊府元龜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十三

莫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繇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莫莫為設酒因鳩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莫託以它事乃腰斬之時汝南袁著年十九見莫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之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暑往則寒來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頽神薛廣

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莫遵致仕之禮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開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丹朱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受之迷亂酗于酒德蔑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莫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姓名後記疾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莫廉問知其詐也廉察陰求得咎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嘗當世名儒素善於著莫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劼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劼也與著友

冊府元龜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十四

善先是絮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莫莫迫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千餘人絮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與櫬奏書莫門書人仰樂而死家乃得全及莫誅有詔以禮祀著等莫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莫陰疾之因中嘗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眾人共薦其子喬為河南尹喬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莫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

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免皆徒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歿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穎陰侯裔子挑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

吳何洪後主母何姬弟也後主立封洪與弟將植並

爲侯植至大司徒吳朱昏亂何氏矯僭子弟橫放百

姓患之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〇六

晉王愷文明皇后弟也爲後將軍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傳祇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繇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

羊琇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

楊駿武悼皇后弟也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武帝自太康已後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

天下武帝末年恐楊氏之偪復以王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太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

賈謐賈后妹子也爲賈充後謐好學有才思既爲充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鑣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

庾亮明帝時爲中書監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喬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秉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秉與宗等謀廢太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後魏高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爲尚書令輔政專權

與奪征已又嘗謂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爭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肇當衡輔每事任已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任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繇是怨聲盈路

北齊段孝言武明皇后姊子爲清河郡尹孝言本以勲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宋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授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爲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料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須石差車牛從漳河運載

冊府元龜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十七

復分車廻取事悉問輒出爲海州刺史

後周鄭譔尚梁國公主宣帝時爲內史下大夫譔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譔擅取官材以自營第生是復除名爲民小御正劉昉數言於帝復召之顧待如初唐寶軌太穆皇后從父兄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笞歲至數百次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之示但曰卿欲反矣軌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軌追斬不及

武延秀尚中宗女安樂公主爲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延秀旣恃恩放縱無所忌憚

薛諒爲尚衣奉御開元二十八年殺人事泄長流濱州死於路其黨十人竝杖諒帝之甥也性貪猥恃託國戚恣行兇惡嘗於私第使郡奴以重賈於坊市誘販繒帛者悉於後園推殺之竊其財移歲乃爲所告帝深惡之以其親逐不明殺

李脩憲宗莊憲太后妹婿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元和十年莊憲太后薨脩爲山陵橋道置頓使侍能惜費每事減損靈駕漏橋從官多不得食及至渭城北門

冊府元龜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十八

門壞於是橋道司請改造渭城北門計錢三萬脩以費勞不從令深鑿軌道以通靈駕掘土旣深旁注皆懸因而頽壞所不及輹輹車數步而已初欲壞城之東北塘以出靈駕中人皆不可乃停駕輹去壞門土木而後行脩懼誣奏輹輹車輹折山陵使李逢吉令御史封其車輹自陵還奏請免脩官帝以用兵務集財賦以脩前後進奉不之責但罰俸而已逢吉極言其罪乃削銀青階翌日復賜金紫自此朝廷端士多遭譖毀人士爲之側目

梁張漢傑末帝德妃之兄歸霸之子也末帝嗣位漢

鼎漢傑並為近職漢昇早亡漢傑貞明中為控鶴指揮使領兵討慧王於陳州擒之當貞明龍德之際漢傑昆仲分掌權要藩鎮除拜多出其門段凝因之遂竊兵柄及莊宗入汴漢傑與兄漢倫弟漢融同日族誅於汴橋下

漢李業太后季弟隱弟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官費用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語會宣徽使關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繇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十九

驕慢

謙以受益卑以自牧蓋先典之格言君子之攸處造次於是則無所不至而有姻連帝族位繇后寵爵賞已極權勢已隆忘至訓於益恭遵棄德而不讓傲慢成性驕狠為心預時政而昧於大猷度摺紳而違于明哲敗不旋踵痛可言哉

漢田蚡以孝景王后同母弟為丞相時灌夫燕相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嘗有服謂喪也過丞相蚡從容曰從音千容切吾欲與仲孺仲孺字也過魏其侯實嬰所封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廼肯幸臨況魏其侯況賜也夫安敢以

服為解解猶辭之也若請語魏其具具辯具將軍旦

日蚤臨旦日明日也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人益

市牛酒益多也夜酒掃張具酒音灑又音所寄切至旦平明令門

下侯伺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

不憚憚悅也曰夫以服請不宜不當也迺駕自往迎蚡蚡

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

日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

蚡語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往又徐行夫愈益怒

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音之欲切蚡不起

夫徒坐語侵之徒坐謂務就其生也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百六

二十

至夜極歡而去

上官安以昭帝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

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

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吻安子病死仰而罵

天

霍雲以昭帝后族為中郎將封冠陽侯雲當朝請數

稱病移出請音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

頭奴上朝謁朝當用謂本自行而令奴上謁者莫敢

譴者

後漢陰就以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

莫及然性剛傲不得衆譽

梁冀以順烈后族爲大將軍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晉楊駿以武帝后父自鎮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漸驕傲胡奮語之曰卿恃女更豪邪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駿曰卿女復不在天家邪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何所增損

羊琇以景獻皇后從父弟爲中護軍寵遇甚厚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

冊府元龜外戚部 驕慢 卷之三百六

賈謐本姓韓賈后父克之外孫嗣克爲臨潁侯惠帝世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嘗與太子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

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嘗與從父弟導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恐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

陳柳盼以高宗皇后弟又尚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

馬都尉後至即位以帝舅加散騎嘗侍盼性愚輒使酒嘗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家後魏賀盧賜爵遼西公道武遣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帝勅儀去鄴盧亦引歸

北齊尉景仕東魏爲太傅景妻嘗山君神武之姊也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忿然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魏靜帝乃許之於是黜爲驃騎大將軍開冊府元龜外戚部 驕慢 卷之三百六

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恙卧不動呼曰殺我時趣耶嘗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厭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爲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嘗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嘗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爾朱文畧姊爲魏孝莊皇后神武納之初神武遣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

胡長仁以武成后兄爲尚書令長倚親驕豪無所畏

驕

隋呂道貴高祖從舅也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微入長安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苦桃道貴從姊名也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帝甚恥之乃命高穎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注出入閭里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廢郡終於家子孫無嗣焉

柳述尚高祖女蘭陵公主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

冊府元龜

外戚部驕慢

卷之三百六

二十三

雖職務脩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幸朝臣莫不懼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之述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繇是銜之

崔弘度開皇中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簡較大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

字文化及煬帝為太子時領千牛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繇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

唐楊國忠玄宗太真妃從祖兄也代李林甫為右相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懷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願指氣使無不警憚國忠既以宰相典選嘗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噉

冊府元龜

外戚部驕慢

卷之三百六

二十四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外戚部

姦邪 貪黷 害賢 謫讓

姦邪

夫姦其迹邪其謀有國者之所防也故書去邪勿疑又傳曰去惡務本若乃席天姻之勢居肺腑之地因緣會遇盜竊名器絲是飾險偽之行逞和僻之志誣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百七

一

構以縱其毒諛佞以極其惡專權怙寵忌萌擁已以至忌社稷之計致邦家之亂者咸載之方冊焉其亡身覆族之禍復何足道哉

漢上官安以昭帝后父爲車騎將軍數守大將軍霍

光爲蓋主所幸丁外人求侯守求請之及安父左將軍桀

一官祿外人不由才德故云矣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

幸克國爲大醫監闢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旦晝蓋

主爲充國入馬二十疋贖罪迺得減死論於是桀安

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位亦

怨望桀安即說光遇失丁燕王令書告之又爲丁外

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慕而不除孔子

非之子路曰繇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

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

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帝以問光光執不許及告

光罪過帝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

王鳳元后之兄爲大將軍輔政成帝時定陶共王來

朝因留國邸旦夕侍帝帝甚親重鳳心不便共王在

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嘗定陶王

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嘗故天

見戒宜遣王之國帝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

冊府元龜

外戚部

卷之三百七

二

帝與相對涕泣而去

淳于長少以元后姊子爲黃門侍郎未進幸會大將

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承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

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弟屬音之欲切成帝嘉長義拜爲

列較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

飛燕貴幸帝欲立以爲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

長主往來通語東宮歲餘趙皇后得立帝甚德之乃

追託奏請罷昌陵功賜爵列侯

王根成帝舅爲驃騎將軍成帝無繼嗣中山王定陶

王皆入朝定陶傳太后多珍寶賂遺趙昭儀及根陰